

胆小鬼
中外恐怖
系列丛书 ①

周德东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黑段子

阅读本书 禁止外传

四周烛火闪烁，天空黑暗无边。作者坐在你面前，低低地讲述：一天夜里，有个人走在一条寂静的胡同中。两旁亮着昏暗的路灯，他的影子忽长忽短。迎面走过来一个人，和他擦肩而过。他走着走着，头皮一下就炸了：刚才那个人没有影子！

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因此我们都喜欢听段子，尤其是恐怖段子。在读本书之前，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在每个故事的结尾，作者都要冷不丁从背后猛推你一下，让你

夫重卜空，事感竟就象崩极。

黑段子

周德东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中外恐怖系列丛书 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段子/周德东著.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11
(胆小鬼中外恐怖系列丛书)
ISBN 7-80175-209-0

I.黑… II.周… III.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3663 号

黑 段 子

作 者: 周德东
出 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100006)
网 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 cca@ccapress.com
发 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 话: 010-65270593
印 刷: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本: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5-209-0/C·056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一天夜里，有个男人在野外赶路，借着不明不白的月光，他看见前面有一个女子的背影，她梳着一根长长的黑辫子。

男人想看看她长得什么样，可是，他快她也快，他慢她也慢，总是追不上。

后来，她终于停在了一个凉亭里，依然是一个背影。

男人走到她身后，叫了一声：“小姐……”

她轻轻地说：“有事吗？”

男人望着那根黑辫子，说：“我能看看你的脸吗？”

“可以啊。”她嘴上这样说，却没有转过身来。

男人只好自己绕到她的前面去，可是，她的身子跟着他转起来，始终用脊梁骨对着他。

他停下来，警觉地问：“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脸？”

那女子后退了一步，贴近了他，低低地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脸呀。”她的脸竟然是一根黑辫子！

男人也猛地后退了一步，呆了片刻，他颤巍巍地说：“那，那你能让我看看你的后脑勺吗？”

“可以啊。”那女子说完，果然慢慢转过身来……

男人惊叫一声，跌倒在地——她的后脑勺上，竟然是一张漂亮的脸！

——看到这里，你有什么反应？

请选择：

1. 惊悚。
2. 不怎么害怕，想了半天似乎不太明白。
3. 笑了。
4. 大失所望。

(答案在书中找)

目 录

	瘦子/039
	长夜/042
	梦游/048
	咳嗽/053
	恶人/056
	对面的楼房/061
	恶 报 <<<
	猎熊/063
	求死/068
	蹊跷的车祸/074
夜故事 <<<	
梦/001	
墓碑/003	
换衣服/004	
梦的演示/007	
隔壁有人吗/008	
大和小/011	
脸/013	
眼睛/015	
上来·下去/017	
回复/018	
医院的走廊/022	
夫妻/023	
警察/026	
到此一游/030	
打捞/035	
向日葵/037	
	热爱生命 <<<
	热爱生命/079
	雨中的命和命中的雨/084
	登山的故事/089
	替身/093
	河对岸/097
	真相（三篇）/102
	程序/113
	目的/118
	单 恋 <<<
	1×3/120
	碟仙/124
	单恋/129
	2%/132
	轮回/134

黑
段
王

解开密码的密码 <<<

- 短信/136
- 蜡人/139
- 杀气/146
- 推销员/152
- 红白/158
- 两条狗的故事/166
- 民间诗人/173
- 密码/177
- 树叶/181
- 双胞胎/184
- 鬼话西游/189
- 遍地鲜花/195
- 年龄/197
- 心脏/201
- 速度/205
- 夜游神/208
- 穷追/211
- 毛三和毛四/214
- 旧年画/217
- 片面的镜子/219
- 谁在那里面/220
- 比赛/224
- 口技/226

第二种时间 <<<

- 噩梦逼真/233
- 天惶惶地惶惶/234
- 画/239

我是魔术师/245

- 鉴/250
- 洞/257
- 影子/259
- 替换人类/260
- 网友/265
- 面具/266
- 短兵相接/269
- 水中倒影/272
- 秘密/274

鬼幽默 <<<

- 钱钱钱/277
- 帽子/278
- 书橱/281
- 没有良心/282
- 你是一个什么鬼/286

心理杀毒 <<<

和网友聊天/290

后记 <<<

反恐怖/295

夜故事 <<<

梦

响马住在郊区的飞天花园。

小区以北 15 公里，有个地方叫三不管，那里是枪毙死囚的法场。平时，没有人敢涉足那个地方。而且，由于血的滋润，那地方的草出奇的新鲜、茂密。

一天，响马做了个古怪的梦。他梦见他半夜爬起来，摸黑穿衣服。第二个扣眼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系上。接着，他到镜子前照了照，还梳了几下头。最后，他出门来到停车场，静静地坐在了自己的宝来车里。不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出现了，从他身边经过，缓缓朝飞天花园之外开去，好像在引导他。他鬼使神差地把车发动着，跟着它径直朝北开，竟然一直来到平时他最忌讳的地方——三不管法场！一个黑影从前面的车里钻出来。响马也下了车。那个黑影开始蹲下来慢慢地拔草，拔一会儿就起身看看他。他也跟着蹲下了，一下下拔草……

在梦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响马没有太在意。

可是，一个半月后，他又做了一次这个梦——还是那辆黑车带路，最后来到那个阴森的法场，他跟那个黑影一起慢慢拔草……醒来之后，响马越想越觉得不对头。

从这天起，每天晚上他回家停好车之后，都把油表上的数字记在本子上。睡前，他把防盗门反锁，踩着梯子把车钥

黑
段
五

匙放在吊灯上，又在床下摆满酒瓶，甚至用绳子把自己的手脚绑住……每次做这些事时，他都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发痒。

又过了两个月，这天夜里，响马又做那个可怕的梦了——情节一模一样！

早晨，他猛地惊醒，发现自己的手脚还被绑着，那些玻璃瓶也在地板上立着，位置丝毫未变，车钥匙还放在吊灯上。可是，他走出去，钻进车里，看了看油表上的指针，身上陡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燃油减少了3升，正是他的车行驶30公里的耗油量！

响马心神不宁，越来越憔悴。他万万没想到，这天晚上，他开车回到飞天花园，竟然看到了那辆黑车——他牢牢记着它的车号！它从梦魇中来到了现实里！

黑车刚刚停好，一个女人从里面钻出来。她的头发很长，脸色有些苍白。

响马把车停在她旁边，直直地盯着她。她看了一眼响马的车，陡然呆住了。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响马小声问。

“我梦见过你的这辆车！三次，每次你都在后面追我，一直把我追到三不管那个法场……”

墓 碑

一个人叫王军，夜里，他走进一片坟地。

月光昏暗，刮着阴森的风。

突然，他看见一个坟头上晃动着一个影子，好像在用利器在凿墓碑。

他急忙打开手电筒照过去，那个人一下就用胳膊挡住了脸，只露出一张嘴，那张嘴像血一样红，墓碑上刻的字也像血一样红：郭庆升之墓。

“你干什么呢？”王军问。

那个人依旧挡着上半脸，说：“他们把我的名字刻错了，我改过来。”

王军一下就傻住了。

“你把手电筒关掉，我怕光。”那个人说。

王军不敢违抗，关掉了手电筒。

那个人慢慢放下了胳膊。在月光下，他的脸十分苍白，两只眼睛黑洞洞的。

“……你叫什么？”王军颤颤地问。

“我叫郭庆升。”

“那不是……对了吗？”

那个人直直地盯着王军，突然说：“——我想改成你的名字！”

王军仓皇而逃。

盗墓者暗暗高兴，继续挖坟。

终于，他把坟挖开了，钻了进去。

坟里这个叫郭庆升的人是个大老板，很有钱，不久前他出车祸死了，火化之后，骨灰埋在了老家的坟地里。

他生前的一些私人用品都殉葬了，比如欧米茄的超霸(SPEEDMASTER)表，还有钻戒。

盗墓者在黑暗中摸索了半天，没有摸到任何贵重的殉葬品，只摸到了满手的骨灰，还有几块没烧透的骨头。

突然，有个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来：“表在我的手腕上……钻戒在我的手指上……不过……你能分清哪些灰是我的手腕……哪些灰是我的手指吗……”

盗墓者一下窜出了坟墓，像王军一样仓皇而逃。

王军从墓碑后闪出来，朝那个同行的背影冷笑一下，跳进了坟中。

换衣服

我奶奶死的时候，我还小，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在绝伦帝小镇读小学。

我只见过我奶奶三面。

她改嫁跟一个老头过日子，那老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她住在一个叫 20 号的村子里，离绝伦帝小镇大约 30 里路。

最早，她跟我妈两个人闹别扭，后来，芥蒂越来越大，她对我爸也有了仇怨。

我去过 20 号。她给我的印象就是，缄默地坐在炕上，抽烟袋，长长的烟袋。一股烟油子味呛鼻子。

她快 70 岁了，头发依然很黑，没有一根白发！

她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还有黑色的鞋子。只有一张脸和两只手是苍白的……

对于我来说，我的生活是彩色的，她的生活是黑白的——就像她那惟一的一张相片。

那是一张黑白遗像，10 寸见方，挂在我家堂屋的中央。

奶奶穿着黑袄裤，定定地看着我。每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她的眼神都感到不舒服。

听说，她临死的时候，还在生我妈的气。

只为了一件衣服。

那是一件紫色的对襟袄，是我爸进城办事，回来时给我妈买的，39 块钱。

当时，我奶奶正巧在我家，她就生气了，对我爸说：“自打你参加工作，就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

人老了，有时候就像小孩一样不讲理。

我爸有点不耐烦地说：“等我下次进城一定给你挑一件。”

我奶奶把头一扭，眼睛恨恨地盯着雪白的墙，不说一句话，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袋。

没等我爸再进城，她就死了，死在了那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老头怀里。她是半夜咽的气。

有一天早上，我妈突然叫起来，她说那件紫色的对襟袄不见了。

她东翻西找，终于没找到，她急着去上班，赌气地走了。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5岁的孩子。我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偶尔一回头，看见了阴森森的堂屋里我奶奶的那张遗像，不由打个冷战——那张遗像突然变成彩色的了！

准确地说，她的脸还是黑白，只是，照片中的她竟然换上了那件紫色的对襟袄！

她定定地看着我。我傻傻地看着她。

我想跑，可是院门锁着。我把堂屋的门关上，坐在院子里的榆树下，坐下来，静静地想，我奶奶怎么穿上了我妈的衣服？

后来，在暖暖的太阳底下，我睡过去了。

我梦见那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老头，他像猴子一样灵巧地蹬着遗像底下的八仙桌，把那件紫色的衣服从遗像上脱下来。

醒来后，遗像上的我奶奶果然又恢复了黑袄黑裤。

傍晚，我爸妈回来后，我对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吓坏了，骂我：“八瞎！”八瞎是东北土话，即说谎话的意思。

我没有八瞎。

梦的演示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锡林郭勒草原放过羊。

那时候，还有一个放羊人，他跟我同住一间干打垒房子里。他是河北人。

有一次，那个放羊人迷路了，他赶着羊在草原上奔走了三天三夜，差点把羊活着吃了。

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和他一起躺在房子里午睡。

他很快就睡着了，发出香甜的鼾声。

我没有睡着，眯缝着眼睛看他。

突然，我看见有一个小人从他的脑袋里走出来，灵巧地跳到地上，走向了门外。

那个小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比例缩小了无数倍。

我透过窗子，看见那个小人蹦蹦跳跳走到草原上，捡了一些牛粪，放在嘴里咀嚼起来，似乎吃得津津有味。

过了好半天，那个小人才回来，隐进了那个放羊人的脑袋……

这时候，他醒过来，吧嗒吧嗒嘴，意犹未尽地说：“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我警觉起来。

“我梦见我饿极了，在房子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吃的东西，就出了门，看见草原上到处都是面包，我一个个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啊！”我大骇。

然后，他径直走过来，把手伸向我。

你干什么？”我哆嗦着问。

“醒醒，醒醒！”

我被他推醒了。

他笑着问：“你喊什么？是不是做梦了？”

隔壁有人吗

我和两个人搭伴走夜路。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是哪个省的人，不知道他们的职业。不过，他们一路上都在讲故事，打发了很多的寂寞。

其中一个讲起了鬼故事：

甲和乙赶夜路，经过一片坟地，看见了一个坟窟窿。

甲说：“我敢进去睡一夜。”

乙说：“你敢进去睡一夜，明天我就把我的手提电脑送给你。”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甲果真跳进了坟里，把死人的骨头清理出来，又往里铺了些干草，躺在了里面。

乙在外面说：“我走了？”

甲大大咧咧地说：“你走吧。”

乙就走了，脚步声越来越远。

这个坟很深，里面一片黑暗，透过那个窟窿，可以看见一小块黯淡的夜空。外面刮风了，“呼嘹呼嘹”响。而坟墓里却感觉不到一丝风动，只有一股腐朽的气味。

不知道过了多久，甲听见有沉闷的敲击声。

他以为乙没有走远，又绕了回来，敲墓碑吓他。

听了一阵子，他忽然感觉这个敲击声不是来自地上。

终于，他听见一个声音从旁边的土里传过来：“隔壁有人吗？”

另一个说：“我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和你的故事有点相似，听不听？”

“你讲讲。”

另一个就讲起来：

甲和乙赶夜路，迷路闯进了一片坟地，看见了一个坟窟窿。

甲说：“你敢进去睡一夜，我明天请你住总统套房。”

乙说：“你要是把里面的骨头都给我掏出来，我就敢睡。”

“说话算数？”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甲当即钻了进去。

乙等了半天，那个黑糊糊的坟窟窿里一直没有动静，他就朝里面喊：“你怎么了？”

他话音刚落，里面就扔出了一根人骨头。

乙放下心来。他朝后退了一步，说：“一根都别落下呵！”

骨头一根接一根地扔出来，有一根差点砸在乙的头上，

那应该是一块人的锁骨。接着，那坟墓窿又没有动静了。

甲好像在里面搜寻。

终于，他从坟里爬了出来。

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阴冷：“里面收拾干净了，该你进去了。”

“真进去呀？……”乙突然有点不自然。

甲突然伸出一根手指来，戳在乙的鼻尖上，恶狠狠地说：“该我做的我都做了，你必须进去！”

乙意识到，要是他不去，甲肯定会翻脸，就说：“好好，我进去，进去。”

他一边说一边朝下爬。

甲坐在了坟墓旁边的荒草里，阴冷地盯着他。

乙钻进坟墓之后，感到身下好像有什么东西软乎乎的，湿淋淋的。

他有点恐惧，掏出打火机，想看个仔细。

“喀哒！”没着。

“喀哒！”又没着。

坟里缺氧。

他接连不断地打：“喀哒喀哒喀哒喀哒……”

终于打火机闪跳了一下，着了。

他借着那闪闪跳跳的微弱之光，朝身下看了看，吓得一下就昏了过去：

躺在坟墓里的人是甲。

他身上的骨头都被抽掉了，只剩下皮和肉。

我们三个夜行人都停住了。

准确地说，是他们两个先停住了，我也跟着停住了。

前面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两个的脊梁对着我。一个说：“一条老鼠窜过去了。”另一个说：“这里有个坟窟窿。”

我惊愕了。

从他们身体中间看过去，果然有一个很大的坟窟窿。荒草中，斜插着一个墓碑，上面的阴文上涂着红漆，大部分都剥落了，剩下星星点点，就像有人吃生肉留在牙缝里的血渍。

“这次你进去？”他们中的一个说。

“还是你进吧。”另一个说。

两个人都迟疑了一下，几乎是同时转过身来，颤巍巍伸出了四只手，都指向了我的鼻子：“……你进去！”

我“嘿嘿嘿”地傻笑起来。

我的笑不在他们的意料中，他们都怔了怔。

我说：“这就是我的家啊。”

你是谁？——这是你问的。

你说我是谁？——这是我问的。

大和小

段子赶夜路，不知怎么闯进了一个荒草甸子。

走了很长时间，前面终于出现了一点灯光。他兴奋地走上前，看清是一户人家。屋里有人在说话。